

研手經室集三



研手

經

室

集

三

阮元著

中華書局

擊經室一集卷八

論語論仁論

孔子爲百世師。孔子之言。著於論語爲多。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。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。仁字之見於論語者。凡百有五爲尤詳。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。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。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。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。而分證其說於後。謹先爲之發其凡曰。元竊謂詮解仁字。不必煩稱遠引。但舉曾子制言篇。人之相與也。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。人非人不濟。馬非馬不走。水非水不流。及中庸篇。仁者人也。鄭康成注。讀如相人偶之人。數語足以明之矣。春秋時。孔門所謂仁也者。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。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。相人偶者。謂人之偶之也。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。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。若一人閉戶齊居。瞑目靜坐。雖有德理在心。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。蓋士庶人之仁。見於宗族鄉黨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。見於國家臣民。同一相人偶之道。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。鄭君相人偶之注。卽曾子人非人不濟。中庸仁者人也。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。能近取譬。卽馬走水流之意。曰近取者。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。蓋孔門諸賢。已有未仁難竝之論。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。孔子答司馬牛曰。仁者其言也訥。夫言訥於仁何涉。不知浮薄之人。語易侵暴。侵暴

則不能與人相人偶。是不訥卽不仁矣。所以木訥近仁也。仲弓問仁。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。似言敬恕之道。於仁無涉。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。不卹民時。則爲政不仁。極之視臣草芥。使民糜爛。家國怨而畔之。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。秦隋是也。其餘聖門論仁。以類推之。五十八章之旨。有相合而無相戾者。卽推之諸經之旨。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。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。歧中歧矣。吾固曰。孔子之道。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。則春秋時學問之道。顯然大明於世。而不入於二氏之塗。吾但舉其是者。而非者自見。不必多其辭說也。

子貢曰。如有博施於民。而能濟衆。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。何事於仁。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。可謂仁之方也已。

子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。仁卽次之。仁固甚難能矣。聖仁二字。孔子皆謙不敢當。子貢視仁過高。誤入聖域。故孔子分別聖字。將仁字降一等論之。曰。所謂仁者。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。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。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。卽如己欲立孝道。亦必使人立孝道。所謂不匱錫類也。己欲達德行。亦必使人達德行。所謂愛人以德也。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。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。亦卽近取譬之道也。此皆不視仁太高。誤入聖字也。爲之不厭。己立己達也。誨人不倦。立人達人也。立

者如三十而立之立。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。

元又謂孟子仁、人心也。義、人路也。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。義猶人之所以爲路。非謂卽心卽仁也。若云此仁卽真是心。斷不可云此義卽真是路也。總之聖賢之仁。必偶於人而始可見。故孔子之仁。必待老少始見安懷。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。是老僧面壁多年。但有一片慈悲心。便可畢仁之事。有是道乎。

許叔重說文解字。仁、親也。从人二。段若膺大令注曰。見部曰親者。密至也。會意。中庸曰。仁者人也。注人也。讀如相人偶之人。以人意相存問之言。大射儀揖以耦。注言以者。耦之事成於此意。相人耦也。聘禮每曲揖。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。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。注相人耦。詩匪風箋云。人偶能烹魚者。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。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。胡嬰兒得近侍側。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。上時人偶之。以上諸義。是古所謂人耦。猶言爾我親愛之辭。獨則無耦。耦則相親。故其字从人二。孟子曰。仁也者。人也。謂仁之意卽人之也。元案論語問管仲曰。人也。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。人偶同位之辭。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。意更顯矣。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。及詩三頌。易卦爻辭之內。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。其見于毛詩者。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。再溯而上。則小雅四月。先祖匪人。胡寧忍予。此匪人人字實是仁字。卽人偶之意。與論語人也。奪伯氏邑相同。蓋周初但寫人字。周官禮後始

造仁字也。鄭箋解匪人爲非人。孔疏疑其言之悖慢。皆不知人卽仁也。

陽貨謂孔子曰。懷其寶而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。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。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

元謂魯國時人之論。已皆以聖仁尊孔子。故孔子曰。則吾豈敢。陽貨之言。亦因時論而難之也。又智者仁之次。漢書古今人表。敘論九等。列智人於仁人下。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。孔子皆答以未智焉。得仁。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。故陽貨諷孔子。仁智竝稱。孔子謙不敢當。非特不居仁。且不居智。孔子又言仁者安仁。智者利仁。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。

子夏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仁在其中矣。

子游曰。吾友張也。爲難能也。然而未仁。

曾子曰。堂堂乎張也。難與並爲仁矣。

元謂以上三章。孔門論仁。近譬之道。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。將流爲虛悟遠求也。故曰。勿謂仁不易知。但博學篤志。切問近思。仁道卽可近譬而知。此數語。將晉宋以後。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。

最重清遠。遠與近譬近思相反。

儒家學案。標新競勝之派。皆預爲括定。曾子子游。慮子張於人無所不容。過於高大。不

能就切近之事。與人爲仁。亦同此說也。其曰爲仁。可見仁必須爲。非端坐靜觀。卽可曰仁也。曰竝爲。

竝卽相人偶之說也。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曰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：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皋陶。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伊尹。不仁者遠矣。

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。顏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。與下爲仁由己相同。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竝人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。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。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。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。孔子曰：勿謂仁者人也。必待人而後竝爲仁。爲仁當由克己始。且卽繼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。亦可謂大聲疾呼。明白曉暢矣。若以克己字解爲私欲。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。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。顏子請問其目。孔子答以四勿。勿卽克之謂也。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。若

克己而能非禮勿視。勿聽。勿言。勿動。斷無不愛人。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。人必與己竝爲仁矣。俚言之。若曰。我先自己好。自然要人好。我要人好。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。一介之士處世。天子治天下。胥是道也。視聽言動。不涉家國天下一字。而齊治平之道具在。孔子恐學者爲仁。專待人而後並爲之。故收向內言。孟子曰。仁內也。卽此說也。然收至視聽言動。亦內之至矣。一部論語。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而孔子向內指之曰。其心不違。可見心與仁。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。卽仁卽心也。此信與釋之分也。又左傳昭公十二年。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諷祈招之詩。而不能自克。以及於難。仲尼曰。古也有志。克己復禮。仁也。楚靈王若能如是。豈其辱於乾谿。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。而孔子嘗引之。且觀楚靈王之事。可知克己復禮。則家國必仁。不能克己復禮。則國傾身亡。夫求鼎詬天。豈止不能克己。究其始。亦不過因不能克己。充之至於如此耳。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。馬融以約身爲克己。從來說如此。惟劉炫曰。克者勝也。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。然己不是私。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。原是不安。至程氏直以己爲私。稱曰己私。致集注謂身之私。欲別以己上添身字。而專以己字屬私欲。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。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。則誣甚矣。毋論字義無此。卽以本文言。現有爲仁由己。己字在下。而一作身解。一作私解。其可通乎。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。克己復禮本是成語。春秋昭十二年。楚靈王聞祈招之詩。不能自

克以及於難。夫子聞之歎曰：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，仁也。楚靈王若能如是，豈其辱於乾谿？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歎楚靈，今又引以告顏子，雖此間無解，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，作克己對解。克者，約也。抑也。己者，自也。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？故春秋莊八年，書師還，杜預以爲善，公克己復禮，而後漢元和五年，平望侯劉毅上書云：克己引愆，顯揚側陋，謂能抑己以用人。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，人無恨者。唐韓愈與馮宿書，故至此自來，克己自下，直作卑身自下解。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：觀君狀貌，不似惡人，宜深剋己反善，別以克字作剋字，正以培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，故云則是約己自剋，不必戰勝，況可詁私字也。

凌次仲教授曰：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，下文云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人已對稱，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。若如集注所云，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？再以論語全書而論，如不患人之不己知，見學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

患莫己知，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己知。

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。

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。

古之學

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修己以安人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，皆人已對稱。此外之己字，如無友不如己者，人潔己以進，仁以爲己任，行己有恥，莫己知也，恭己正南面，以爲厲己，以爲謗己，若作私欲解，則舉不可通矣。馬注以克己爲約身，最得經意。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，謂嗜欲與禮義交戰，蓋

劉襲春秋正義所述者。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。故望文生義耳。與論語何涉。竊以馬注申之。克己已卽修身也。故修己以敬。修己以安人。修己以安百姓。直云修。不云克。中庸云。非禮不動。所以修身。動實兼視聽言三者。與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。正相合。辭意尤明顯也。臧用中太學曰。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。卽論語克己復禮爲仁。古志本有是語。孔子嘗稱之。左氏引以論楚子。論語引以答顏淵。注疏家各望文生義。爾雅釋詁。克勝也。又勝克也。展轉相訓。杜元凱本之。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。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。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。此以釋左氏。而非以釋論語也。馬季長以克己爲約身者。能修己自勝。約儉其身。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。是范武子訓克爲責。責己失禮而復之。與下文四勿義亦通。馬氏約身之訓。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。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。故克己復禮連文。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。義本互通。惟劉光伯嗜慾之言。意主楚靈王。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。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。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。方鑿員柄之不合矣。

元謂仲弓問仁。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。似敬恕之道。與仁無涉。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。始於不敬大臣。不體羣臣。使民不以時。漸至離心離德。甚至視臣如草芥。糜爛其民而戰之。若秦隋之殺害羣臣。酷虐百姓。行不順。施不惠。家邦皆怨。是不仁之至也。究其始。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。以至於

此淺而言之。不愛人。不人偶人而已。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。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。豈肯少爲輕忽哉。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。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。此亦爲邦之道。不仁者遠。能使枉者直。此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。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。

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。此章大賓大祭。專指天子而言。周禮凡言大賓客。皆諸侯朝覲之禮。爾雅曰。禘。大祭也。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。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。

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。晉曰季之言曰。臣聞之。出門如賓。承事如祭。仁之則也。孔子語本此。孔門師弟所述。半爲古人之恆言。故孝經中語。每見於左傳。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。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。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。孔子且奉爲準繩。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。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。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。

子曰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

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。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行五者於天下。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。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。寬則得衆。信則人任焉。敏則有功。惠則足以使人。

元謂兼五者之長。行之天下。始可謂仁。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。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。大

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。

子曰。知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雖得之。必失之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不莊以蒞之。則民不敬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莊以蒞之。動之不以禮。未善也。

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。動之不以禮。謂不動民以禮也。

子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仁。

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。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。非三十年之久不可。所謂先難而後獲也。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。由也。千乘之國。可使治其賦也。不知其仁也。求也。何如。子曰。求也。千室之邑。百乘之家。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赤也。何如。子曰。赤也。束帶立於朝。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

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。無喜色。三已之。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。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。子曰。忠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焉得仁。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。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。則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之一邦。則又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清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焉得仁。

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。孔子尚不敢當。故但以治賦爲宰。與賓客言。忠。清。許人。而不許以仁。子貢視仁過高遠。故孔子近而易之。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。故孔子難之。

憲問恥。子曰：邦有道，穀；邦無道，穀恥也。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。子曰：可以爲難矣。仁則吾不知也。
臧庸案：皇侃義疏：邢昺正義皆一章。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談。

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，不能有益於人，未能立人達人，所以孔子不許爲仁。

有子曰：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

宰我問：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已可矣。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曰：安。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？

子曰：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

元謂右三章，可見親親而仁、民仁而愛物之序。孝弟爲仁之本，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，也。所以堯與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。博愛平等之說，不必辯而知其誤矣。爲仁爲孝弟之本，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。

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。

元謂三人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。愛人之道也。愛人尙謂之仁。况愛君至於如是乎。冉有曰。夫子爲衛君乎。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曰。古之賢人也。曰。怨乎。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出曰。夫子不爲也。

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。正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。諫而餓死。與比干同。愛君之至也。衛君反是不仁可知。

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

曾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宏毅。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

子曰。富與貴。是人之所以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處也。貧與賤。是人之所以惡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去也。君子去仁。惡乎成名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

子張問於孔子曰。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。君子惠而不費。勞而不怨。欲而不貪。泰而不驕。威而不猛。子張曰。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。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。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儼然人望而畏之。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

元謂以上四章。以比干夷齊證之。其說更明。聖門論仁。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。所以聖人之言。反正

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。

子貢曰。管仲非仁者與。桓公殺公子糾。不能死。又相之。子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

子路曰。桓公殺公子糾。召忽死之。管仲不死。曰。未仁乎。子曰。桓公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。如其仁。

元。謂此二章。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。而以匡天下爲仁。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。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。保全生民性命極多。仁道以愛人爲主。若能保全千萬生民。其仁大矣。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。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。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訥。曰。其言也訥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子曰。爲之難。言之得無訥乎。或曰。雍也。仁而不佞。子曰。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。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

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。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。所以仁道貴訥。訥也。

子曰。剛毅木訥近仁。

子曰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

子曰。君子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。知者不惑。勇者不懼。子貢曰。夫子自道也。

子曰。民之於仁也。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子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

元謂以上六章。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。可見爲仁須訥言。修行恭敬忠勇。自然四海之人。各以仁應。雖之絕域而不可棄。無兄弟亦無害也。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。

子曰。當仁不讓於師。

子曰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

元謂以上二章。可見爲仁須剛勇也。

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。何哉。爾所謂達者。子張對曰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子曰。是聞也。非達也。夫達也者。質直而好義。察言而觀色。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。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。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

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

元謂上二章所言。乃剛毅木訥之反。

子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衆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

子貢問爲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

樊遲問知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問仁。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周有大賁，善人是富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
子曰：「里仁爲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知。」

元謂以上六章，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。觀此，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。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；好仁者，無以尙之；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子曰：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元謂以上五章，言不仁之人當惡之，若不能分別之，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。不仁雖當疾惡之，然已甚則足以召亂，故曰：「惟仁者能惡人，不使不仁者加身。」此剛毅之至，不與不仁者相偶也。一日